



## 山野觅春

□庄学

初春的山野是褐色的、赤裸的、空旷的，尚难觅到春的信息。

进山的路弯弯曲曲，盘旋而上，又盘旋而下，过了一道岭，仍有大山伫立在前，山山岭岭岭山山，仿佛永无尽头。山道已经是水泥铺过的了，通往山乡的各个行政村，不时有“班车”摇摇晃晃地吐出一串青烟，还吐出一个个携着大包小包的乘客。

路边有隐隐约约的牛铃声传来，循声望去，在一片斜斜的坡地上有农人在耕地。暖阳软软地照在山野上，照在农人的身上，小狗的叫声打破了山野的寂静。牛努力地拉着犁，掌犁人的鞭子在空中划出一道优雅的弧线，伴着几声吆喝，死死地压住犁铧，翻出浪般的黄土。背景，依然是褐色而空旷的山野，莽莽苍苍，撒在山坡上的羊群，星星点点的白色被逆光圈出了耀眼的边儿，初春的山野于是生动了许多。极目远眺，前几日的春雪未及化尽，斑驳的残雪灼目，如大山的盔甲。

山村，散布于山坳里、溪水边，一幢幢两层水泥板楼房依坡而建，错落有致，牛啼、鸡啼、犬吠，搅动着近乎凝固的山风，村外是麦地葱葱的绿色和油菜花浅浅的新黄。通向自然村的道路许多还是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上坡下坡，跨越沟涧，这对山民来说如履坦途，我们则不免有些气喘吁吁。

远处的山坳里，有悠扬的乐声传来，还有醒目的大红色氢气球悬挂着条幅飘荡。村民说，那里在演乡戏，有剧团下村演出。通往戏场的是一条推土机刚刚推出的能勉强通行车辆的山道，新土筑边，路面粗粝，据说那是有人挣了钱给乡邻们办好事哩。行走在这样的路上，不时有摩托车载着一家三口或者四口“突突”地超越我们，也不时有成群结队的山民从十里八乡向戏场赶去。山民们的服饰与城里人相差无几，男人们西装夹克，女人们花红柳绿，在山道上蜿蜒。稚童们总是欢呼雀跃，爬山也不惜力，远远地超过大人们一截，吸引他们的不仅仅是唱的跳的，还有戏场边上卖的冰糕、火腿肠以及各类点心、玩具，这时候，父母总是慷慨大方的。

因了有明星出场，十里八乡的人来得特别多。山坳里一片相对平整的麦地做了戏场，十余支鼓队、社戏团体已竞相做足了前场。挤在戏台前的是孩子和青壮年，熙熙攘攘的，忽有大姑娘小媳妇发出愉快的尖叫声。戏台对面的山坡上也坐满了人，讲究的带个凳子，许多人干脆就将一张报纸或一个塑料袋垫在屁股底下。

这个村子的家家户户都被远远近近的亲戚朋友光临了、叨扰了，主人喜笑颜开地敬奉着茶水、香烟，还有大大小小的凳子。

此时的群山层峦叠嶂，被轻轻的雾霭笼罩着，如一幅娴静的水墨画。蓝天如洗，白云如棉，即使轻轻地呼吸山里清新的空气，也使人大大长精神。今古多咏春，我以为，“风光莺语乱”、“烟波春拍岸”是描绘城里的春天的，相对于山野却显得做作。初春的山野依然是褐色的、赤裸的、空旷的，春的气息却隐隐地、了无声息地潜来。

## 刹首夏华

□梁凌

那是秋天的黄昏，风中，有桂花的香。

我去收新晒好的棉被，楼上楼下，跑了许多趟。收完最后一趟，竟累倒在床上，索性偎在棉花里，闻阳光的味道，听自己“咚咚”的心跳。

时钟走过，有“滴滴答答”的轻响。是无意间一扭头，我看见了那四个字：刹首夏华。

像是触了电，怕看错，翻身坐了起来，再看，还是！什么？难道在一回首间，夏华，都消失了吗？那些个青葱的叶子，那些缤纷的花朵，娇嫩的容颜……我打了一个激灵。这多像是佛语，是佛家看到我的懒散，在这一时刻，跳出来给我开悟吗？

那是一本台历。年初，我去一家寺院，一老僧所赠，拿回来后一直没有打开。不知什么时候，它被打开了，且被放在了佛龛顶上，今天，又在这样的时刻，竟被我撞见。

那墨色的草书，很柔软地绽放在

雪白的纸上，看了，却似池上坠莲花，惊心！是不是有这样的时刻，夏天，你走在山间小路上，迎面是苍苍翠微，两边有化不开的稠绿，有蝉声，有花朵，有溪流淙淙……突然一回首，一切皆变——山，变成了墨色；绿，变成了灰，花朵黯淡，蝉声寂寂……这样的时刻，会不会呢？

记得制作过一次照片，在电脑上把彩色照片做旧，变成黑白的，鼠标轻轻一点，色彩顿时消失。我想，如果时光加快它的脚步，把几十年的岁月压缩，是不是就有那样的感觉？

还看过一部电影，名字倒忘了，是说六十多年前的一对情人，老了，竟有见面的机缘。男人，记着女人黑青的短发、雪白的裙裾；女人，记着男人宽厚的肩膀、黑而浓的剑眉……但是，当真实的一切横陈眼前时，两个人都愣了，那个满脸菊花的老太，那个弯着腰的老头，怎么是当年芳华中的那一个？结果当然是失望而归，一个美好的梦，在

碎。所以，年轻时的情人，是不可以越过岁月烟尘的。青春，是刹那间的芳华，只在回首中。

亦想起那天，听一位七旬老人闲话。他说，童年的事，还历历在目，怎么就变成老人了呢？怎么就变成老人了呢……他坐在香樟树下，牛儿反刍似的说着这句话。阳光，像被撕碎的棉絮，跌在他身上，我听得心颤，感觉时光在耳边“哗哗”地流。

先生回来，我问：“是你把‘刹首夏华’的台历翻出来的吗？”他说：“什么刹首夏华？”我把台历给他看，他大笑：“这不是‘华夏首刹’吗？怎么到你那里全变了呢？”我吃了一惊，的确是错了，字，应该是从右往左念的，“华夏首刹”，那家寺院，是佛教传入中国官办的第一家寺院，已有接近两千年历史，佛家称“释源”、“祖庭”，可不是华夏第一古刹嘛！

但，我又错得多么好，是佛家，在点化我这懒散的红尘中人吗？

## 遗落的梦

□莫莫

虽然从小生活在北方，平日里沐浴的都是淳朴豪放的民风，但不知怎的，小小的心里偶然就萌生了对南方的向往，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小桥、流水、人家，这些斑驳流动在脑海里的光与影，在心中重叠成了极美好的憧憬。于是，在十四岁那年，我第一次踏上那块神秘的土地。

没想到，第一天到苏州就邂逅了江南雨，害得我淋成“落汤鸡”。说实话，这场不亚于洛阳的倾盆大雨让我对苏州的“温婉”有了深刻的领教，于是盲目的憧憬开始动摇：苏州，真的是我想象中那个旖旎美好的女子吗？

第二天，天就放晴了。前一天入住得匆忙，甚至还没发现，原来从房间的窗户向外看去，就可以望见我向往已久的典型江南民居。高高的粉墙，黛色的瓦片，精致的雕花窗棂，明亮但不刺眼的光芒，一切的一切，都与我心中那个静谧的居所恰到好处地吻合。我由衷地想说，谢谢你，苏州，让我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经历了憧憬、失望、欢喜，让我明白了你的可贵之处，是如此宁静内敛，如此温婉而不事张扬。

拙政园、狮子林、留园……一路游玩下去，印象最深的倒不是那些位列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古典园林，而是一个静谧的寺院。无论在何时都很耀眼的黄色，不知怎的，到了这里就沉寂

下来，于绿树掩映中，黄色院墙由内而外地透出佛家的法相庄严。晨钟暮鼓里，说话的声音不自觉便低了下来；落日余晖里，走路的步子不由自主便慢了下来；袅袅香烟里，甚至在尘嚣中煎熬了太久的心也逐渐宁静下来。在户户炊烟升起的时候来到寒山寺，真好！

走了很多地方之后我已经懂得，有些时候你眼中看到的其实并不一定真的就是摆在那里的风景，而是你心中念想的投影。再普通的事物，只要你心中有美的情趣，它也俨然成为一道亮丽的景致。

那天和寒山寺的相遇便是如此，以至于后来机缘巧合，我有幸到苏州读书一年，也不敢再去寒山寺。因为我怕，怕看到宁静的寺院里挤满的是游人的欢声笑语；怕听到那鸣奏了千年的钟声再次响起时只是为了游客手中那一张张钞票；怕再次在枫桥眺望时，落入眼帘的是一条条响着大喇叭的游船，在那条诗人曾经寂寞地独自划过的河道上热闹地满载着乘客而去。我怕，所以我宁愿不再去靠近，不再去谛听，只是让心还在那里久久徜徉。

苏州求学的经历，让我更近也更清楚地认识了它。

学校坐落在一个现代化工业园区，和我上次游玩的老城区相比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粉墙黛瓦不见了，取

而代之的是一幢幢精心设计的欧式别墅；小桥流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马路边整齐划一的绿化带；甚至连吴侬软语也听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标准的普通话。我感到惶恐，一个两千五百年来一直慢条斯理的古城，为何脱胎换骨，摇身一变成了摩登女郎？

这也许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却让我的心不可遏止地痛。这个曾经孕育了唐伯虎、金圣叹、仇英这么多风流人物的地方，现在已然忘却对他们的允诺，将那些应该一边悠然品茶、一边聆听评弹的时间，用来坐在写字楼里敲打键盘，马不停蹄地追赶国际的脚步了。还有《红楼梦》中曹雪芹描绘的“十里山塘”，也变成了标准的“十里购物街”。再也看不到操着吴侬软语的老人热心地站在路旁为你介绍苏州历史了，再也看不到河边容颜温婉的女子在浣纱了，那里已经是游船穿梭往来的地盘，船舱的窗户上醒目地标着“40元/位”。

犹如秋雨笔下所写的，走在苏州的路上，我会“怕哪个门庭突然打开，涌出来几个人：若是长髯老者，我会既满意又悲凉；若是时髦青年，我会既高兴又不无遗憾”。

而该遇到什么样的人呢？他一时找不到答案。

我也找不到了……